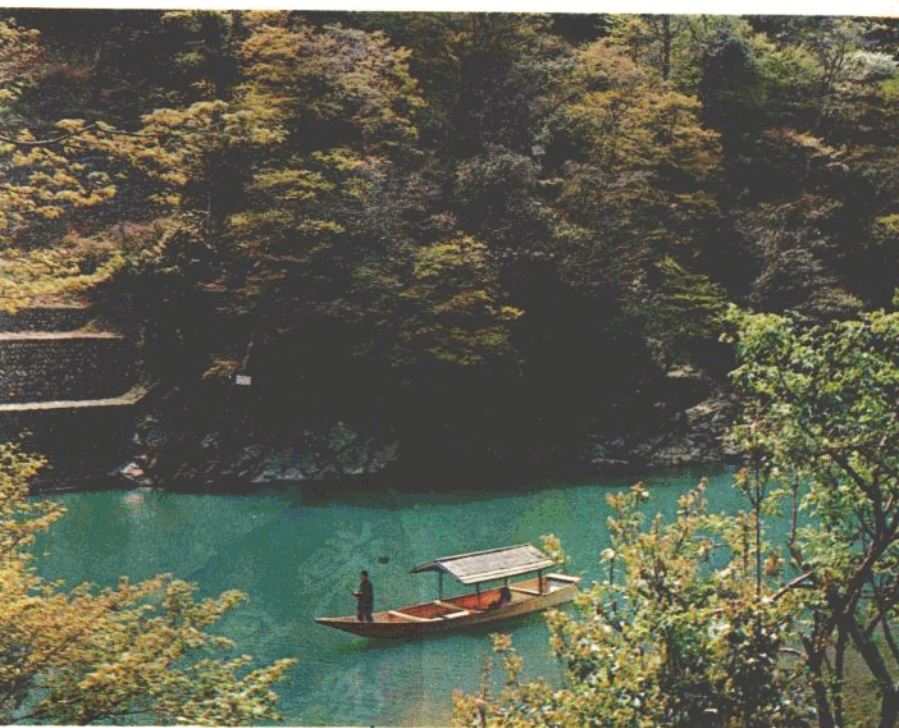


說小編長載連談由自

湖 畔 人

譯齋鐵孫 著太鷄氏源



影電製攝司公映東由說小銷暢最代近本日

湖畔人

源氏鷄太著
孫鐵齋譯

買花

深井三七子一邊聽着圓山正吉的談話，一邊正集中着注意力，思索別的事情。圓山的意思，顯然是今後彼此分開，三七子心裏非常明白，却始終引不起反應，像聽別人在說話一樣，只是自顧自地思索着。

然而，儘管三七子想把思潮轉移到別的事情上去，別的事情却也老是想不起來似的，只是雙眼眺望着一排並列着的螢光街燈，腦海中偶然浮起母親和姊妹妹妹的影子，面部的表情尤其空虛。

三七子突然考慮到「怎樣對母親說明好呢」的問題，依理應該非常憤慨和悲傷，這次却一點也不覺得。三七子連自己都有點莫名其妙，憤慨和悲傷，好像還遙遙地滯留在對岸，絲毫無法接近似的。

微風爽人的初夏之夜，人行道的右側栽着銀杏，左側長滿了柳樹。三七子和圓山兩個人，在新橋車站碰面以後，便向虎之門走去，穿過人影稀疏冷落的官廳大街，從櫻田門經過宮城池頂端，向着比比谷公園走着。車頭散射着耀目燈光的汽車，像追趕着他們兩人，一輛接着一輛地駛了過去。城池裏的池水，黑而靜，石牆裏面的宮城，給沉寂的空氣包圍着，遠處閃耀着紅、藍、黃色的螢光燈光，橫在前面電車路上的街燈，向城池中投下藍長的影子，右邊比比谷公園樹林中，冷靜得已不見人影。

三七子第一次把櫻脣獻給圓山，就是三個月前在這座比比谷公園。那天是圓山向三七子提出婚約的日子，而現在三七子却一邊斜睨着值得回憶的比比谷公園，一邊聽着圓山提出解除婚約的談話。三七子

從剛才開始，就幾乎沒有說過一句話，雖然曾經想說些什麼，但總覺得不若靜聽着他的談話好些。因為三七子很明白自己的立場非常尷尬，她的自尊心不允許她這樣做。

忽然視線開朗了起來，有樂町到銀座一帶無數的霓虹燈，已在眼前閃爍着，這些霓虹燈光照耀在日活國際會館大樓的窗戶上，益發顯出美麗。三七子已不得早點一個人把身體投到那霓虹燈下面去。

這時日比谷十字路口的交通信號，正變了綠色，圓山把三七子丟在後面，連忙搶先地走了過去，連應該照顧女友走過危險性極大的十字路口的工作，也都忘記了做。三七子這時才想起自從和圓山認識到今天，像這種照護工作，可說一次都未曾有過，他就是這種性格的男子。三七子一面望着圓山的後影，一面自忖道：「我怎麼會打算和這種男人結婚的？真太莫名其妙了。」不覺好笑起來。

然而，不僅好笑而已，另外一種感情，好像也在她的心裏蠢動着。

兩人走到日活國際會館前面來了，銀座的燈光，雖還閃耀着光輝，但行人已甚稀少，連會館都已找不到進出的人影。

圓山站在那裏等着三七子，三七子移動着極其緩慢的脚步，靠近了他，同時用雙眼向他望了望，圓山只看見她那雙充滿着怨訴似的雙瞳中，閃耀着無數的霓虹燈光。

「明白了嗎？」

「明白了。」三七子的嘴邊露出微笑回答道。

圓山對於三七子的微笑，委實像謎一樣猜不出它的原因來。究竟是哀求呢？還是怨訴呢？雖然他有點惋惜，但仍決心做一個無情的男子。圓山到現在才覺得三七子是個非常倔強的女性，而過去一點也不會注意到。提出解除婚約要求的自己，反覺得有點輸了，未免說不過去。但是他心裏想：與其藕斷絲連，不如這樣乾脆解決好，只是僅僅和她接過吻，就此分開，未免有點遺憾。

分別的時候到了，圓山才覺得三七子長得比平時更爲美麗，可是已經太遲了。到了現在圓山才有這

種感覺，也未免有點挖苦自己。三七子的美的確具有魅力，她那套質料並不高貴的洋服，價錢固然便宜，却是自己賺的錢做的，並且穿起來非常合身。二十二歲的她，可以說正是少女的黃金時代，圓山不得不承認三七子是個理想的女子，而有點戀戀不捨起來。

「真的暫時分開嗎？」圓山的語氣有點澀滯。

「爲什麼是暫時？恐怕永久吧？」

「希望你能原諒——我的痛苦立場。」

三七子沒有回答，心中却已經燃起了無名之火。到了這種時候，堂堂男子漢還說什麼痛苦立場之類的話，委實太氣人了。可是三七子並不想責備圓山，因爲自己目前的環境，的確有困難，既然無法好好地結婚，所以也就想開了。

「但是我還捨不得。」圓山的話顯然和剛才有點矛盾。

「可是我不能拋開母親不顧啊！」三七子的態度依然極其冷靜。

「所以……………」

「所以，所以怎麼樣？」

「所以必須先說服我的父親、母親和親戚。」

「你的意思是不是叫我像現在一樣地呆等着你？」

「那麼你以後打算怎樣？」

「什麼也沒有打算，還是和過去一樣每天到公司上班。因爲我如果不工作，就無法生活，我是一個負有家庭責任的女子。」

當雙方的立場完全相反時，最後表示決心的人，往往是勝利者。三七子非常明瞭自己至多也不過是這種場合的勝利者；可是從現在開始，和過去將完全不同，一連串的痛苦，將襲擊着自己，前途悲慘而

黯淡，而且這種打擊是無法寬恕的。

「你大概餓了吧？」

「我不餓。」

「那有這會事。我都未曾吃過東西，在暫時分開以前，再一起吃一頓好嗎？何況還有許多話要說。」

「已經够了。」

「爲什麼？」圓山用帶着歉意的目光瞧三七子。

「從現在開始，我們已恢復和普通的人一樣，一點關係也沒有，就此你左我右地分開吧！」三七子的態度還是那麼冷淡。

「左和右？」

「你向日比谷方面走，我往銀座方面去。」

「這有點像在做戲了。」

「我一點也不覺得，這是最好的辦法。」

「好的！」圓山少許有點生氣了。

「一切不再回顧。」

「回顧一下有什麼關係？」

「那麼你去回顧吧！我是不再回顧了。」

三七子這樣堅決的態度，實在出於圓山意料之外，圓山給弄得有點糊塗了。

「再會！」三七子毫不留戀地說了一聲，便走開去，圓山目送着她。三七子的肩膀震動得很厲害，像有無限的感情在激動着，然而始終沒有回過頭來，像追趕什麼人似的，很快地消失在人羣中。

三七子在銀座大道上走了一陣，始終未碰到一個熟人。當然，她也沒有去注意熟人那種悠閑的心境。祇是考慮回到家時怎樣對母親說明才好？她不能使母親悲傷，也不能使母親失望，三七子自己是早已忘記了悲傷和失望。母親還滿以為再過二個月，三七子就要和圓山結婚了，每天不憚其煩地提起這件事，因為她對於這件婚姻，要比三七子自己感到滿意。

當今天告訴三七子圓山曾有電話來過時，三七子連做梦也沒有想到電話約她，就是爲了談分開的事，因爲最近兩人之間，還時常談到結婚時請誰擔任冰人。

圓山打算請自己公司的董事長，三七子則認爲冰人不過是形式而已，隨便誰都可以，只是和普通結婚一樣，事先準備一下就好了。圓山還夢想舉行盛大的結婚儀式和宴會，爲了將來的發展，認爲邀請董事長夫婦做自己結婚時的冰人，是最理想也沒有了，所以提出這主張。三七子並非不懂其中道理，只是如果邀請董事長夫婦做冰人的話，則結婚儀式和宴會，必須也得排場一下，總覺得有些犯不着似的。還不如把費用節省下來，留作將來用途，較爲聰明。所以三七子曾經想邀請自己公司裏的課長緒方覺太郎做冰人，結婚儀式也不太鋪張。但是她同時又想：人生結婚只是一次，倘使能够在廣大的場所，舉行較重的婚禮，倒也未始不可以。——她未始沒有這樣美夢。

然而所有的美夢，就在一夜之間打破了。

三七子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走出了兩排植着樹木的行人大道，現在又和剛才與圓山在一起時巴不得把自己的身體投進銀座的燈光下一樣，打算走向較遠的地方去。然而，目的地在那裏，却又說不出來，只覺得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這時她的腦海裏，忽然想起了一個湖，一個連名字都不明白的湖，甚至實際上是否真有這個湖，連自己都不知道。

這是爲羣山包圍着的高原之湖，湖水深而清，靜靜地映着白雲、高山、飛鳥，甚至各種樹木。不時吹來一陣涼風，輕輕地掀起水面的漣漪。但在另外的日子裏，風雨却把湖吹打得一片荒涼，過了一夜那湖又恢復平日的寧靜，和那原來的天然姿。

三七子因爲過去的日子充滿着悲傷和痛苦，所以時時刻刻想起那湖來；希望自己能有一天獨自佇立在湖畔，默默地回憶着往事。然而她爲什麼只是在這種時候，才想起這座湖來，連自己也不明白。但每當想起了它，三七子就像獲得援救似的，增加了勇氣。三七子不知在什麼時候，曾經相信在哪個地方，的確有和自己所想像一樣的湖存在着，並且自己曾經佇立在湖畔。現在恐怕惟有這件事，是殘留在三七子腦海中的美夢了。

自然，這湖並無名稱，只是三七子稱它做「三七子的湖」，有的時候叫它做「自己的湖」。並且從未告訴過別人，雖然曾經有一次偶然向圓山提起過，但圓山對這座湖一點興趣也沒有，僅僅淡淡地問一聲：「是三七子的湖嗎？」好像毫不關心，於是三七子就再也不提起這件事。

迎面忽然走過來一位賣花的小姑娘，提着一籃令人陶醉的美麗鮮花，三七子不覺想起買東花來。

今天晚上買東花帶歸送給母親吧！三七子知道母親非常喜歡花，所以想起買東花送給她，讓她一邊欣賞它，一邊把圓山提出解除婚約的事告訴她，或許母親和自己都會爲花的美艷所陶醉，多少可以減低悲傷和惋惜的情緒。

三七子連忙加速了脚步，走近賣花姑娘的身邊。

「喂！」

「什麼？」賣花的小姑娘望了望三七子，這是一位滿臉長着雀斑年約十三四歲的女孩子。

「這東花多少錢？」

「一百圓，買一東好嗎？」

賣花姑娘露出天真的臉孔，只有三朵用玻璃紙包著的鮮花，要賣一百圓未免太貴了，然而三七子心裏想這位小姑娘的家境一定很貧寒，說不定已經沒有了父親。

三七子自己雖然有父親，可是當她在十三歲的時候，父親因為戀上另外一位女子，竟忍心拋棄了妻子和四個女孩子，離開了家庭去了大阪。母親雖然知道父親的住址，三七子却從不打聽他，同時也沒有和父親會面的打算。十年了，現在連父親的影子幾乎也忘記了，所以自己等於沒有父親一樣。圓山的父親這次反對結婚，據說父親的事，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請你買一束，今天連一朵都還未賣掉呢。」

三七子當被父親拋棄的時候，正是這賣花姑娘的年齡。

「好的。」

「那麼那一束？」

今天雖非母親的什麼日子，三七子既然想買來送給她，於是便選了白色的康乃馨。

「這是一百圓。」

「謝謝！下次還要請姊姊多照顧。」

賣花姑娘說完，爲了尋找另一對象便走開了。三七子把花送到自己鼻尖聞了聞，那種馥郁清芬的氣味，像洗滌了自己的心境似的，有說不出的爽快，覺得非常滿意。

「買花做什麼用啊？」

三

「呀！」三七子想不到會碰到了自己的課長緒方覺太郎，像給發現什麼秘密，羞得叫了一聲。

「早就看見你了。」

「真不好意思，爲什麼不早和我打招呼？」

「打了招呼你就不買花了，是不是？」

「不，還是買的，因為我真想買。」

「不過看起來你好像躊躇了好久才買的，我還以為你買了很多呢，原來就只買了這麼一束。你到菜場買蘿蔔，也是這樣買法嗎？這倒不錯，非常逗人歡喜，早點好好地做新娘吧！好讓先生來愛你，做個標準的家庭主婦，我想你一定够資格。放心好了，我可以保證，再會！」

稍許帶有醉意的緒方覺太郎，東拉西扯嚕噓了一陣以後，又大搖大擺地走開了。緒方今年已三十八歲，因為身體過份肥胖，同時爲了想擺出課長的架子，特地踱着寬步。他有時喜歡呵責部下。人緣却還不錯，被公認爲一位有前途的青年，所以董事方面也拿他作爲重要幹部。自從四年前死了妻子以後，一直過着獨身的生活，但是緒方本人並不覺得寂寞，非常達觀。

三七子目送緒方走了一陣，忽然加緊了脚步追了上去，而緒了正立在十字路口躊躇着：向右轉彎呢還是向左走？

「課長！」

「什麼事啊？」緒方回轉頭來問了一聲。

緒方這種一點也不笑的嚴肅臉孔，經常是如此的，所以不能說他不高興。

「有件事情想拜託你。」

「什麼事情？」

「前幾天曾經告訴過你，我再過一個月就要結婚了，但是……」

「是否催我送禮？可是還早啊！」

「不，你猜錯了。」

「那麼到底爲了什麼事？」

「已經取消了。」

「取消了？」

「是的。」

「取消什麼？」

「婚約。」

緒方這時才認真的向三七子端詳了一下。三七子有點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緒方莫名其妙地微笑起來。

過了一會兒，緒方開口了：

「這樣不是很好嗎？我倒贊成，結婚那種麻煩的事，的確不必操急。」

「是的。」

「因為這樣才買花嗎？」

「是的。」

「我明白了，再多買一點送你吧！把銀座的花都給它買了來，雙手捧得滿滿的！跟着我來！」

「不，已經够了，一束和一百束是一樣的。」

「的確，一束也好，一百束也好，花總歸是花，你肚子餓了吧？看你那副臉孔，好像有點營養不良，走吧！」

緒方命令式地說完後，不再穿過十字路口，便向右邊走去，三七子跟在他的後面，覺得自己有點可憐，不禁熱淚盈眶。眼前的霓虹燈慢慢地模糊起來了，三七子一面雲着眼睛，一面已深深地體味到和圓山解除婚約以後，自己究竟遭受怎樣的打擊。她對於圓山，原已沒有什麼值得留戀不捨和懷念的地方，只是對於已經成功的「婚姻」，難免有點可惜，但這可以說是暫時的。

緒方走進了飯店。

飯店老闆滿臉笑容地歡迎他，隨着發現緒方帶着三七子進來，頓時露出驚奇的眼光，親切地說道：

「這可奇怪了。」

「爲什麼？」

「沒有什麼，只不過緒方先生帶着女的在一起，有點稀奇。」

「我這種人難道連一個女友都沒有嗎？」

緒方這時像換了一個人，天真得猶如小孩，三七子看了這種神態，心裏尤其高興。

「來點酒，給她來點小飯團（譯者註：用紫菜等包成的飯），此外再替我準備三份送人。」

「好的。」

三七子的面前也給擺上酒杯，當酒拿來後，緒方一面替三七子斟酒，一面說道：

「我雖然不贊成女人吃酒，但一二杯沒有關係吧？我不想聽你的私事，因爲聽了也是枉然，這種噁嘔的事，還是不說爲妙。但是你若是認爲說了以後可以消消氣的話，那就說吧！」

三七子一直沉默着。關於自己婚姻的事，在公司方向只告訴過緒方一個人，這還是因爲結婚以後必須繼續工作，所以預先對他說明，希望能夠獲得諒解。三七子望着緒方飲得津津有味的臉部表情，很想把心裏的事全部傾訴給他，同時她又覺得對緒方說了以後，便能使自己緊張的情緒鬆懈下來。

「我真想請你聽。」

「好的。」

「課長！你知道我家庭的情形？」

「大略知道一點，你父親好像已經不在了。」

「等於生別。」

「唔。」

「我還有位姊姊，雖然尚未出嫁，却已有了兩個小孩。」

緒方並沒有問她的原因。

「我一直隱瞞着，因為有人在背地裏幫助他生活。」

緒方只管自己飲着酒。

「我對於這件事非常不滿意，當初還一直以爲她過着正式的夫婦生活，事實並不如此。可是我們却託了姊姊的福，自從父親離開後，我下面的妹妹仍舊讀到學校畢業。」

「唔。」

「現在還靠姊姊的幫忙，最小的妹妹也在學校讀書。」

「唔。」

所以我當初覺得自己不能馬上結婚，因爲我的薪水對家庭非常重要，但是圓山認爲即使結婚，仍可照常工作，和目前一樣分一半薪水給家裏。」

「……………」

「那知到了今天，他的雙親和他的親戚反對和這樣家庭的女子結婚。」

「我明白了！再喝一杯吧，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並不是把它放在心上，只是不知怎樣對母親說才好？」

「你說不喜歡他好了，和一個自己不喜歡的人結婚，是最笨的一件事，這樣不是很好嗎？」

「好的。」

「世間好的男人多得，何必一定要和這種傢伙結婚？」

「我現在才明白，像我這樣家庭的女子，是不能好好地結婚的。」

「不結婚怎樣辦？」

「只有不結婚，因為沒有辦法。」

「我也贊成，再喝一杯好嗎？」

「好的。」三七子說完把酒一飲而盡，又繼續問道：「課長！要不要再替你斟一點？」

「好的，謝謝你。」

「我把話說完以後，心裏暢快得多了。」

「高興的事情把它放在肚子裏，不高興的事情把它吐了出來。」

「課長也是這樣嗎？」

「可是我沒有傾訴的對象。」

三七子無意中瞟了緒方一眼，想不到平時無話不說的緒方，也有難言之隱。她本來打算問他為什麼不再結婚，但始終不好意思啓口。她很想告訴他，如果高興的話，願意做他傾訴的對象，但是無法說出口。緒方露出凝思着遠處的表情，說不定緒方的心裏也有和自己一樣的湖存在着，而想走到湖那邊去，三七子這時才感到緒方原也是一個孤獨的人。

四

三七子搭上從濠谷開往「玉川」的電車，一路上想起緒方要比圓山好得多。過去一直只把緒方當作自己的上司——課長，現在才覺得他也是一個男子，並且是孤獨的男子。雖然，緒方在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出是孤獨的人，不，人生在世本來就是孤獨的，三七子非常瞭解這點，然而三七子却認為緒方並不孤獨，甚至認為其他男人亦如此。

三七子手中除了拿着自己買的一束花以外，還有用手巾包的「小飯團」。當緒方在飯店點菜時，另

準定了三份小飯團，三七子還以為是他替自己孩子買的，那知臨行時，緒方却對她說道：

「這個帶給你的母親。」

「你帶給小孩子吃吧！他們一定很高興。」

「不，我選得到別處去喝酒，帶着反而不方便。再會！」

緒方把「小飯團」遞給了三七子，又大搖大擺地消失在銀座的燈光下。三七子一面望着他的背影，一面心裏想：與其買「小飯團」，不若再買些花，即使連雙手都抱不下，今夜如果把花瓣散滿在棉被上，說不定會做一個安靜的夢，亦未可知。

三七子在三軒茶屋下了車，這裏到她的家，如果步行的話，約有十分鐘的距離。這時緒方的影子又從三七子腦海裏消失，重新浮起圓山的臉孔，心中有說不出的煩惱和恥辱，此外比恥辱更令人煩惱的，是母親的失望。三七子想到這裏，脚步不覺重滯了起來。她打算照緒方所說的話告訴母親：自己不喜歡圓山，但是母親一定會很敏感地立刻識破真相，因為母親早已知道自己的存在，對於女兒的婚姻非常不方便。

姊姊要是好好地結婚就好了。三七子不得不這樣想，同時姊姊自然也不願意過着目前的生活，但是因為受到姊姊的恩惠，又不便過份的苦勸。

「呀！」

三七子忽然發現了什麼似的叫了一聲，原來在距離自己約五十米的前面，正有兩個人並肩步行着，好像正向這邊折回來。其中一個正是她的妹妹鹿子，另外一個則是男的。三七子的心不覺跳了起來，連忙避到旁邊的空地上去，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這樣做，或許是爲了不使妹妹爲難的緣故。

三七子摒息着呼吸等待着，倆人的脚步聲漸漸地走近了。

「鹿子原來也在談戀愛！」

已經是二十歲的少女了，談談戀愛並非不可思議，但三七子還一直把鹿子當作小孩子看待，在家中一點也看不出已在談戀愛的樣子。那知在自己和圓山解除婚約的當天晚上，就發見妹妹的秘密，愈加使她吃了一驚。

兩個人的臉孔漸漸地看清楚了一，一個當然是鹿子，出於意料之外的，是男的顯得特別老成。沒有一、三秒鐘，倆人的身姿又從三七子的視線中消失了。加上路上非常黑暗，無法作明確的判斷，但給與三七子的印象，男的約莫四十歲左右，至少鹿子把他還爲戀愛的對象，有點不相稱。

過了一會，三七子偷偷地又從空地回到路上，兩個人已經走了約莫三十米的距離，然後消失在大街上。三七子站在那裏大約有五分鐘，望着鹿子直向前去，像是不會再掉頭走回來的樣子。三七子很想追隨她們的背後，看個究竟，不過她仍抑制着這個念頭，踏上歸途。

「就是緒方也不過只三十八歲。」不，我不應該立刻又浮起對緒方的思念。她抬起頭仰望天空，滿天星光閃耀着，好像所有的星星，都在望着自己，就今晚情緒錯亂的三七子來說，無異是獲得了救星。

無禮的打火機

「回來了嗎。」三七子的母親說着瞧了瞧三七子。

「鹿子呢？」

「還沒有回來。有什麼事嗎？」

果然沒有回來。三七子狠狠地咬了下嘴唇，心裏想剛才或許看錯了，女的不是鹿子，但是即使是那麼黑暗，對視力有自信的三七子，決不會有把自己的妹妹看做別人的道理。

「已經十點多鐘了，怎麼……」

「所以說。」

「沒有什麼關係吧？」

「鹿子很謹慎，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母親望着三七子，替鹿子辯護着。的確母親是相信鹿子的，這樣三七子也不便再說什麼了。同時她也不想使母親擔心，何況這是鹿子自己的事，三七子也沒有什麼責任。現在該將圍山的事向母親說明了，母親勢必失望而傷心，所以也不便再使母親的心靈加重負擔。

「這花作什麼用的啊？」

「是替媽媽買的！」

「真的嗎？謝謝你。」

「還有『小飯團』吶。」

「我正好吃什麼。」母親高興得露出了笑容。

「那最好也沒有了，媽！你說我孝順嗎？」

「那我該怎樣謝謝你才好呢，今天晚上好像有什麼開心的事似的。」

「哈！哈！哈！或許有。雪子呢？」

「剛才睡覺，喊她起來吧！她一定也很高興。」

三七子最小的一位妹妹雪子，最喜歡吃「小飯團」。三七子心想：如果喊醒她的話，說不定會拍手跳脚的高興，可是雪子若在場，自己和母親談起圍山的事來，就有點不方便了，萬一多插嘴反而難過，於是說道：

「既然已經睡了。」

「明天早上她一定會發脾氣的。」

「不要給她知道不就行了嗎？」

三七子洗了臉，把康乃馨插在花瓶中，放在飯桌上。然後泡了茶，打開了飯團的小包，這時母親雖然還主張等鹿子回來再吃，三七子却連忙說：

「剩一點給她也是一樣的。」

三七子今天的態度，和平時果然有點不同，但母親不便再拂她的意，邊吃邊贊美道：「味道真好。」

「因為是銀座買的。」

「和這裏的的確不同。」

「價錢也兩樣啊。」

「是圓山買的吧！他倒很週到——。」

「不是，是課長買的。」

「今晚你沒有和圓山在一起？」

母親覺得有點意外，三七子想這時正是把圓山的事情告訴她的機會了，不禁有點心慌起來。爲了鎮定一下慌亂的心靈，不得不把目光移到鮮花上。好像誰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花不知道自己的美麗，所以花本身特別優雅而高潔。』眼前的花雖然浴在燈光下，但是無意開着似的，所謂無意自然是指拋棄了自私的心而言。三七子覺得自己從來未曾對這拋棄私心無意開着的花，像今夜這樣羨慕過，然而花是否真的這樣美豔嗎？

母親像是說了聲什麼，三七子連忙從夢中驚醒了過來，把視線移到母親臉上。

「比佐子今天來過了，她要我問你買些什麼禮物送給你。」